

当代中国社
会
写
实
小
说
大
系

3

选举

李师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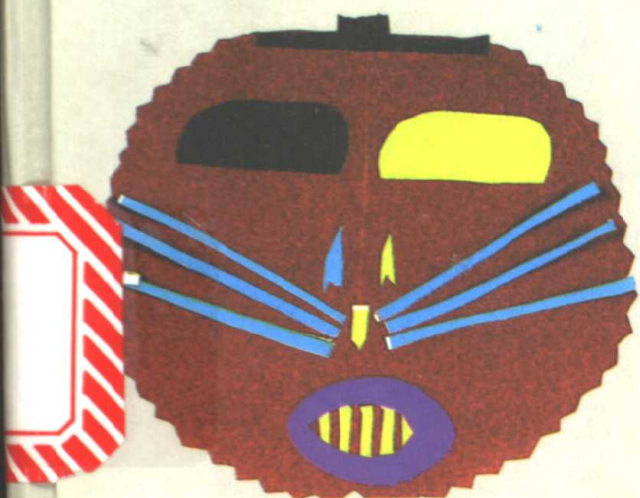
王强

卢今 /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选举
冤案
城市
秘史
水风醉了
散枪不杀
没天的庄园

毕四海
侯钰鑫
谈歌
郑彦英
刘醒龙
许春樵
阎欣宁



中南大学图书馆



0000477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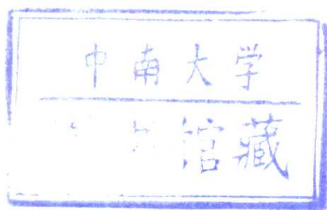
选举

李师东

王强

卢今 /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44.571
LSD2.2

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学读本

王 强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形象反映，作家总是站在一定的高处审视现实，观照生活，思考人生。而当代中国日新月异，社会大潮风起云涌，为现实主义作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创作资源。拥有灵敏触角的作家，比一般读者更为敏锐地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更加细致地观察身边的多彩世界。

收入本丛书的这些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倾诉了普通百姓嫉恶如仇的心声。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是很有代表性的，有沉痾已久的干部腐败问题，有积重难返的工作作风问

题，有日益急迫的法制建设问题，有新兴城市两个文明发展不平衡问题，等等。其中的一些优秀之作，作者并没有停留于展示负面社会现象，而是在主人公的身上，寄托了对正义力量的殷切希望。这些作品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着重于涤浊扬清、弘扬正气、崇尚英雄。有着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激愤于现实社会中几乎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出于义愤，出于要疗治社会的责任心，创作这类题材的小说；读者喜爱这类题材小说，也是出于同样心态。这是一种“疗治型”创作。

还有一些反腐小说，着力于展示描绘现实面貌，对于腐败的真正原因，少有涉及少有揭示，或者简单地归之于市场经济环境，欲望冲出道德的牢笼等等。对于这些小说，我们不能只是从纯粹的意识形态角度进行简单粗暴的解读，一味指责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对丑恶现实采取了妥协的态度，指责这些作品只是停留于揭示现实的困境而没有写出如何走出困境。实际上，现实中的腐败行为远比小说家笔下的腐败要复杂，腐败的原因也并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简单。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作家给现实社会种种问题的解决开一剂良药，指一条明路，不能苛求作家一定要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安上一条光明的尾巴。应当指出，作家们关注现实直面现实的勇气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当然，作家也不应仅仅停留在提出问题，只是工笔描摹腐败的官场丑恶的现实脆弱的小人物。这些作品给读者带来的启发，仅仅停留于分享艰难是不够的。现实主义文学就是要善于发掘意义，分析这种艰难，展示超越艰难的可能性。

另有部分作品，把现实社会中假恶丑的一面撕开来给读者看，着重于展示、揭露，着重于将不光彩的隐私曝光，这类作品多数以白描写实手法描绘腐败现象，个别作品以讥讽批判的笔调描写官场里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规矩”和官场斗争的细节，调侃很多。一些作品倾力于要把社会顽疾的各种症状暴露出来，求得一种逼真的效果，笔墨集中于权力的倾轧欲望的膨胀，有的甚至还以欣赏的态度肯定那些腐败手腕的机智聪明。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好看”，更有“卖点”，一些小说加进不少腐化堕落的细节描写，这是一种“展览型”创作。这种作品需要我们以审慎鉴别的眼光来看待。

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学首先应当崇尚正直，呼唤正气，主张正义，要在给人以愉悦的同时，给人一点向上的精神。就像作家肖克凡所说的：“我始终认为写作是一种精神职业。一个作家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是他的精神的溶解力。一个作家究竟能走多远，就看他具备多少精神溶剂。我越来越意识到小说中的精神力量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越来越认为小说中充满了生活现象是必须的前提，但必须有一种精神的阳光穿透这些东西，才能走向文学的境界和品位。”

目 录

1 / 选举	毕四海
71 / 谎祸	侯钰鑫
117 / 城市	谈 歌
187 / 老秘	郑彦英
245 / 秋风醉了	刘醒龙
321 / 缴枪不杀	许春樵
377 / 毁灭的庄园	阎欣宁

选

举

毕四海

毕四海

随着百脉县九届一次人代会召开的日子愈来愈近，他心中的那种预感也愈来愈鲜明，一种莫名的担心和复杂的兴奋日甚一日地强烈起来……百脉县的人代会开到第九届，看来是一定要开出一些故事来了。虽然人代会五年一届，届届都要大换班子，选举“两院一府”的权力机构；虽然这种政治运作被老百姓干脆称为“分官”；虽然在这些平淡的春天的日子里肯定会有人哭有人笑有人亢奋有人疲软有人上台有人下台有人进步有人原地踏步，从第一届到第八届的人代会却也开得风平浪静，一切似乎都是“例行公事”，也就实在没有什么故事可以流传下来，以至于老百姓用这样的语言来说人代会——上头来定调，代表来投票，人人都画勾，不问谁好孬。第九届人代会注定是要“风雨满楼”的，好像一个女人，悄悄怀胎，九个月里不声不响，到了第十个月，注定要有一个娃娃呱呱坠地，故事肯定就是这样子发生的。有这种预感的，似乎不仅仅是他一个人，似乎也不仅仅是那些选举者与被选举者，广大的百姓也一反常态，对第九届人代会表现出了空前的兴奋，各种传说，小道消息，政治笑料，街谈巷议，在人代会召开前的一两个月就充斥在每一立升空气里，他每天呼吸着这种“火药味”，真有一种如品陈酿的微醉。大大小小的“民间组织部长”一个比一个活跃，他们为县政府规划了起码有五套之多的“领导班子”，

光县长人选就有五人次之多。非常有意思，他的表弟、县委办公室主任陈刚一个人就占了两人次，也就是说，他在两套班子中均为“县长”。甚至连老天爷似乎也要为九届人代会添加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农历正月里就打起了春雷。雷声是正月十三从远方滚滚而来的，雷声低沉而空旷，不是一条线似的动静，而是连成一大片的响声，不是一支队伍的行进，而是千军万马并驾齐驱。那动静虽说不那么干脆，却响得底气十足饱满生动。看不见一条闪电，天空也不大见有多么黑多么浓的乌云，有的，只是均匀而深厚的铅色的天幕。但是，雷声从远方滚滚而来又向远方滚滚而去的时候，天上就飘落下来了纷纷扬扬的雪。这样的雪花肯定也不完全是属于冬天的，它很湿润、很肥厚、很温柔，落到离地面两三米的地方就无声地溶化了。……大雪一直不紧不慢、不松不散地飘落着，从人代会前夕一直落到人代会的实质性——投票选举——阶段。街上流起了一条一条蚯蚓般的小溪，杨柳枝条也开始了柔软的扭动。一些时髦的女人甚至都穿出了格呢短裙。人代会上，他对这场大雪有过如此评价。他说，这是一场好雪呀，下得及时，它给百脉县这架运转起来吱嘎作响的政治机器注入了润滑剂。和他同住一个套间、那位神秘的不是正式代表也不是列席代表却在大会上担任着幕后重要角色的县委组织部部长林深，对他的评价有一点不以为然，他说，只怕是水做润滑剂会让机器生锈的。当然 这是后话。

雷声让整座县城微微抖动的日子里，他收到了第 28 封铅

印的匿名信。如今什么都高级了，升格了，用一句商业用语则叫做“更新换代”了。如今的匿名信，该是第几代了呢？他想，怕有“七八代”了吧，这也是中国的一份特产。啧啧，一律铅印，标题醒目，格式讲究，文字生动，再也不是过去那种“小学生模式”了——故意把字写得歪歪扭扭屎壳郎爬一般，故意把文字整得不通不顺缺胳膊短腿的，炮制者不得不如此，怕查出笔迹，怕看出文化水平。如今，电脑一动，就是美国进口的“字迹辨析机”也查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了；文化人也再不是凤毛麟角，几乎人人都有大专以上文凭，匿名信的炮制者也不必担心文通字顺会让人揪出来。他还发现，除了形式上的“更新换代”之外，匿名信的内容也与过去有了质的不同，“文革”年代的匿名信，大多是说×××一直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怀着刻骨仇恨，因为他的爷爷是三青团员，他的“三反”言论如下云云。三中全会前后，匿名信变了，大多数是告×××“文革”时期犯有“三种人”罪行等等。八十年代初期，匿名信又变了，大多是说×××思想极左，对改革开放不满，言行如下……到了世纪末，他想不到匿名信的内容也变得如此“物质化”、“黄色化”，不论告什么人，或大官或小官，或洋官或土官，或商人或文化人，差不离都是说×××利用职权，收受巨额贿赂，×××侵吞公款，金屋藏娇，×××巨额财产来历不明，……不外乎一个钱，一个色而已。他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中国的匿名信，真是时代风云的晴雨表，应该抽出时间来写一本《中国匿名信编年史》，这肯定是一个闪光的

创见，是一件值得干的事儿。

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位省级人大代表，在百脉县的九届一次人代会上显然是只有被选举权而无选举权的列席代表。最近一段日子里，倒是接二连三收到了这种信件。显然，人们误解了他的作用，人们是想借他的手在县人代会上“宰”某人一刀。这些信件，不外乎是攻击某某人的小字报。被攻击者，显然是县长或者副县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的“准候选人”。这些名单，其实只是一种民间流传，并无官方的文件确认，所以，只能是一个“准”字。然而，“准”又很准，“民”而不民，民间流传的每每都是真的。他发现，被攻击的频率最高的，恰恰是小道消息传得最厉害的县长候选人——县委副书记龚彬。其实——他猛地记起了邵燕祥先生的一首打油诗中的两句：中国自古无“小道”，“小道”历来出深宫——龚彬正是官方钦定的县长人选。这一点，还是老弟陈刚证实的。那天，他打电话向表弟表示祝贺。他说，外面都在传，我想是真的，得先贺贺呀。表弟说，你没打电话问问王老板？他说，这是一号绝密，问，不大合适吧？再说，人家怕是也未必会说的。表弟说，你是懒得开口，怕掉身价。其实，凭你和王老板的交情，凭你的社会地位，他敢和你摆谱？他说，那咱就给你问问。说了这句话。他马上就后悔了。我这是装的哪门子“象”呀？陈刚在百脉，乃是老“一”和老“二”之间的角色，他什么事会不知道？尤其是这种事儿……果然，表弟笑了，说，谢谢，我敢劳动大哥？我没戏，我说的是大戏，小戏吗，还是有一点点

的了。大戏是县长，是人家龚彬。他松了一口气，说，排队也排到人家了。表弟说，王老板办事还算公道。最后一班岗了，该提的该挪的该有个说法的，他心里明镜儿似的。他叹了一口气，说，怕只怕这一届人代会要开出一些故事来，王老板的战略方针也未必能百分之百地兑现……我都收到了几十封匿名信了。连黄河乡的崔杆子都不放过。表弟说，如今这世道人心也他姐姐的太坏了，上边准备提提谁，谁一准变得“十恶不赦”，第一“贪污受贿”，第二“流氓成性”。可是骂人家崔杆子那就有点太损了。我敢说，天下还有一个好人，那只能是崔杆子；世上还有一个清官，那也只能是崔杆子。单凭人家心甘情愿地在黄河边上一呆就是十二年，连老婆都跟别人跑了，也应该叫人家当一回副县长的候选人。他说，王老板办事还行。表弟嘿嘿笑了，那笑声有点儿意味深长。说，不让崔杆子当候选人，谁还接受发配去那鬼地方？至于选上选不上，那可就要看他的命了，听出表弟话中有话，他急忙问，他排在第几位？表弟笑而不答。他又问难道是排在最后一位？表弟答非所问地说，我看了代表的房号，你和林部长住一屋，你去问他吧。他们已经为崔杆子找好了最妙的去处。他很生气，他说，这不公平，他们不能欺负老实人。这是明摆着的，叫人家老崔去当“差额”的靶子。我要去找王云……表弟说，市委都批完了，你找王老板还有什么用？再说，不叫老崔当“差额”又叫谁当呢？难道叫我去当不成？他说，当然不能叫你这……去当“差额”了，你是百脉的“桥梁”呀。表弟说，不谈这些事儿了。

表哥，收到我的匿名信没有？他说还没有。表弟说，我想，百脉县还没有人好意思。

三天以后，表弟的匿名信却不期而至。

那是他收到的第 28 封匿名信。

陈 刚

他经常到表哥家里来喝茶。

他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断梅泥壶”的把儿，把心中的浮躁、欲念用清苦的青檀茶轻轻地冲下去，冲到肠子里去。他平心静气地品味着山茶的清淡、苦涩，玩味着表哥自妙的这种文人茶的“不入流”，他感受到了一种脱离尘俗的清静、无为

.....

这一回，他却实在是无法进入那种茶境了。

表哥叫他来品茶，给他的却是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里，有两项罪名也不外乎说他把公家的钱装错了口袋，把自个儿的身子上错了床，倒是有一项还是比较新鲜的，属于他专有的：“三，陈刚是百脉县有名的政客，王、张之间的‘桥’。他脚踩王、张两只船，左右逢源。利用王、张相争，坐收渔人之利。百脉县有句家喻户晓的顺口溜——电视天天开，王云日日来。不见张青影，县长空头牌。可见王云之霸道，张青影之无奈。在这种权力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陈刚真会玩，玩得王云喜欢，玩得张青影高兴，于是，他大学毕业才三

年就当上了县委办副主任，两年半后即转正，又过两年就成了第一副县长候选人。足见其人之政客嘴脸、之权术手腕……”

他看着信，苦笑着，自言自语，真抬举我了。姐姐的，百脉县，你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呀。

表哥问，你说，这劳什子是谁炮制出来的？

仅凭这些文字，他就敢断定，这封寄自黄河乡邮政所的匿名信出自两个大院，或者是县委大院，或者是县府大院，并且，作者还应该是权力场中人，他对百脉县的政治格局以及我在这个格局的位置是清楚的。那么，是谁写了这封匿名信抑或说是谁策划了这封匿名信呢？是县长张青影？好像不大是。他想，没有我的工作，你能在最近两年内采取正确的“送神升天”策略，你能安全升格——或者叫“软到位”吗？你应该感激我，你嘴上不说，其实心里也是佩服我的。更主要的，我对你毫无威胁，你没有任何理由向我“出手”。是黄河乡党委书记崔大干？好像更不是。那位人称崔杆子的好人无论人品还是官品都不会玩这种政治把戏。再说，我和他的私人交情也不错，他是副县长候选人的“绝密”就是我和他说的，甚至还告诉了他排在什么位置，劝他在人大代表中动作动作。

他好像没有听见表哥的问话，他一手捏着泥壶，一手拿着匿名信，一脸浑茫……

毕四海

外面，雷声不时从远方滚来，又向远方滚去。雪花一片一片地从天上飘落，又悄悄地一片一片地消融。在这个似冬非冬、似春非春的日子里，他看着人称“白面秀士”的表弟，心中产生了一种复杂莫名的感慨，权力对于人性来说，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呢？看看表弟镜片下深藏不露但毕竟偶尔闪现的阴鸷、刚愎、忧伤的目光，看看他那梳理得纹丝不乱、油光水滑的头发，每一根发梢似乎都充满着自信却也有一两根白发刺眼地生出来，他想，这个30多岁的男人把心力熬煎到了什么程度呀……

他提醒表弟，有一个人很有这种可能。

表弟问谁？

他说，城关镇的左森，

表弟说那个“萝卜花”？

他说，不管是谁，都提醒你不要大意，要疏导疏导政治河床上的“堵塞”，免得万一翻船。

表弟终于喝下了那壶凉了的山茶，努力稳住心神，淡淡一笑，说，左森，不大至于吧？用他的口头禅，我和他的关系是“非常很好”的。

他看了表弟一眼，说，左森的牢骚和冤屈也是“非常大”的……听说，他在白云湖边的一家宾馆包了房间，天天宴

请人大代表，看样子是横下一条心，要背水一战哩。你是第一名，他当然要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了。

表弟想，我还是一个文化人，要不，我不会对表哥说出下边这些心里话的。

表弟说，唉，“百脉”九届一次人代会要是出了差错，肯定是出在左森身上。说实话，连左森的敌人也应该承认，凭人家的政绩，凭人家的资历，凭城关镇在全县的政治、经济地位，你没有理由不让人家上，仕途……险恶哟。就是不让你上，一点点道理都不讲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唉，我也是很为左森打不平的。可惜，我是圈子中人，要不，我会去找王老板为左森说个一二三的，所以，大哥，我和你说心里话，我是真心支持左森的竞选的。不搞，反正你也没戏；搞，说不定还能搞上去。

他问：左森知道你的态度不？

表弟说，我当然会向他表白的。我刚从那个宾馆回来……左森很感激我，我利用关系从外县给他搞了一点经费。竞选要花钱呀。表哥，这一点是一种进步呢还是一种退步。

他说，我现在才品出一点味来，什么叫中国的民主。

表弟摇摇头，没有说什么。

他晃着那封匿名信，说，左森，似乎应该排除……可是，到底是谁把它炮制出来的呢？

表弟说，张青影，崔杆子，左森，甚至……还有两个大院大大小小的官儿，人人都有可能。而且，最有可能的，恐怕仍